

魯迅譯文集

四

小 約 翰

小 彼 得

表

俄羅斯的童話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鲁迅译文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51 字数 274,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4 $\frac{13}{16}$ 插页 1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定价 (3) 2.25元

第四卷說明

本卷包括《小約翰》、《小彼得》、《表》、《俄羅斯的童話》和《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小約翰》是荷蘭 F. 望·藹覃的長篇童話，1927 年 5 月譯成，初版于 1928 年 1 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為《未名叢刊》之一，1934 年 11 月又曾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小彼得》是匈牙利 H. 至爾·妙倫的短篇童話集，1929 年校改許廣平譯本而成，初版于同年 11 月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署許霞譯；1939 年 1 月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署許廣平譯。

《表》是蘇聯 L. 班台萊耶夫的中篇童話，1935 年 1 月譯成，初版于同年 7 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為《譯文叢書》（插圖本）之一。

《俄羅斯的童話》是蘇聯 M. 高爾基的短篇童話集，1935 年 4 月譯成，初版于同年 8 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為《文化生活叢刊》之一。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是俄國 A. P. 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1935 年 3 月譯成，初版于 1936 年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為《文藝連叢》之一。

在1988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和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卷集《魯迅全集》中，前四本編入第十四卷，最后一本編入第十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八年五月

第四卷目录

小約翰

引言.....	3
原序.....	11
小約翰.....	19
附录	
拂來特力克·望·葛單.....	160
动植物譯名小記.....	168

小彼得

序言.....	177
煤的故事.....	180
火柴盒子的故事.....	187
水瓶的故事.....	193
毯子的故事.....	200
鉄壺的故事.....	208
破雪草的故事.....	216

表

譯者的話.....	223
表.....	227

俄羅斯的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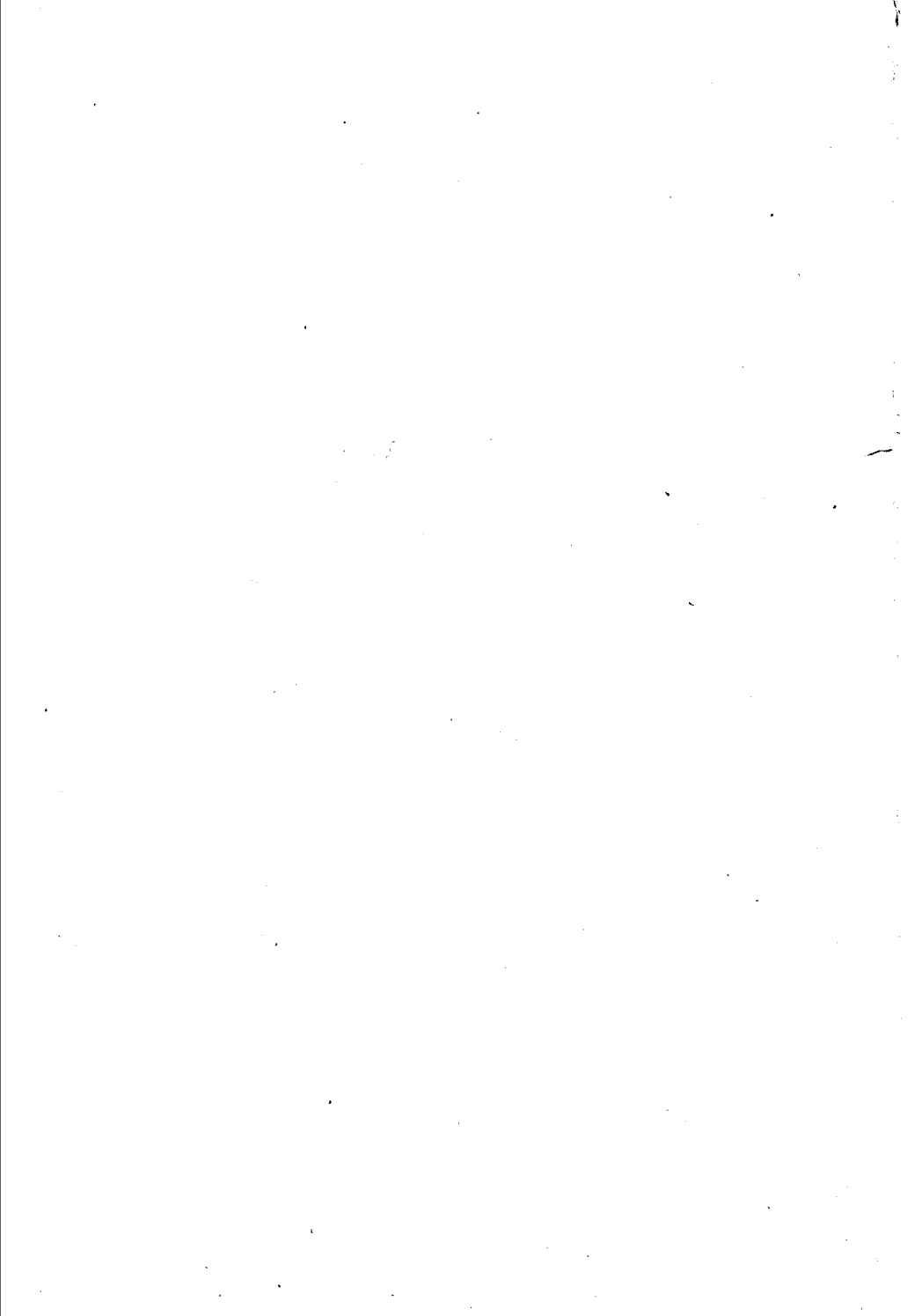
小引.....	315
俄羅斯的童話.....	317

坏孩子和別的奇聞

前記.....	413
坏孩子.....	415
难解的性格.....	419
假病人.....	423
簿記課副手日記抄.....	428
那是她.....	431
波斯勳章.....	437
暴躁人.....	443
陰謀.....	457
譯者后記.....	463

小約翰

荷兰 F. 望·葛覃 著



引 言

在我那《馬上支日記》里，有这样的一段：——

“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約翰》。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罢，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介绍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是总被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就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这是去年，即一九二六年七月六日的事。那么，二十年前自然是一九〇六年。所谓文学杂志，介绍着《小約翰》的，是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的反响》(Das literarische Echo)，现在是大概早成了旧派文学的机关了，但那一本却还是第一卷的第二十一期。原作的发表在一八

八七年，作者只二十八岁；后十三年，德文譯本才印出，譯成还在其前，而翻作中文是在發表的四十整年之后，他已經六十八岁了。

日記上的話写得很简单，但包含的瑣事却多。留学时候，除了听講教科書，及抄写和教科書同种的講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書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罢，那时是这一带書店頗不少，每当夏晚，常常蛸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書，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靜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費。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覺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虛。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还記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們每半月所出版的書名和各国文壇的消息，总算过屠門而大嚼，比不过屠門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購讀群書的野心，却連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見其中所載《小約翰》譯本的标本，即本書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沒有这書，又跑到丸善書店，也沒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購。大約三个月之后，这書居然在我手里了，是弗垒斯 (Anna Fles) 女士的譯笔，卷头有賽赫博士 (Dr. Paul Rache) 的序文，《內外国文学丛书》(Bibliothek die Gesamt-Litteratur des In-und-Auslandes,

Verlag von Otto Hendel, Halle a. d. S.) 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即我們的四角，而且还是布面的！

这誠如序文所說，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話詩”。无韵的詩，成人的童話。因为作者的博識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話了。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螢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論，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我有些怕，倘不甚留心于生物界現象的，会因此减少若干兴趣。但我預觉也有人爱，只要不失赤子之心，而感到什么地方有着“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的人們。

这也誠然是人性的矛盾，而禍福糾纏的悲欢。人在稚齿，追随“旋兒”，与造化为友。福乎祸乎，稍长而竟求知：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于是招来了智識欲之具象化：小鬼头“将知”，逐渐还遇到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穿凿”。童年的梦幻撕成粉碎了；科学的研究呢，“所学的一切的开端，是很好的，——只是他鑽研得越深，那一切也就越凄凉，越黯淡。”——惟有“号碼博士”是幸福者，只要一切的结果，在紙张上变成数目字，他便滿足，算是見了光明了。誰想更进，便得苦痛。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他知道若干，却未曾知道一切，遂終于是“人类”之一，不能和自然合体，以天地之心为心。約翰正是寻求着这样一本一看便知一切的書，然而因此反得“将知”，反遇“穿凿”，終不过以“号碼博士”为师，增加更多的苦痛。直到他在自身中看見神，将徑向“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大都市”时，才明白这書不在人間，惟从两处可以覓得：一是“旋兒”，

已失的原与自然合体的混沌，一是“永終”——死，未到的复与自然合体的混沌。而且分明看見，他們倆本是同舟……。

假如我們在异乡講演，因为言語不同，有人口譯，那是沒有法子的，至多，不过怕他遺漏，錯誤，失了精神。但若譯者另外加些解釋，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闡發，我想，大概是講者和听者都要討厭的罷。因此，我也不想再說关于內容的話。

我也不願意別人勸我去吃他所愛吃的東西，然而我所愛吃的，却往往不自覺地勸人吃。看的東西也一樣，《小約翰》即是其一，是自己愛看，又願意別人也看的書，于是不知不覺，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這意思的發生，大約是很早的，因為我久已覺得仿佛對於作者和讀者，負着一宗很大的債了。

然而為什麼早不開手的呢？“忙”者，飾辭；大原因仍在很有不懂的處所。看去似乎已經懂，一到拔出筆來要譯的時候，卻又疑惑起來了，總而言之，就是外國語的實力不充足。前年我確曾決心，要利用暑假中的光陰，仗着一本辭典來走通這條路，而不料并無光陰，我的至少兩三個月的生命，都死在“正人君子”和“學者”們的圍攻里了。到去年夏，將離北京，先又記得了這書，便和我多年共事的朋友，曾經幫我譯過《工人綏惠略夫》的齊宗頤君，躲在中央公園的一間紅牆的小屋里，先譯成一部草稿。

我們的翻譯是每日下午，一定不缺的是身邊一壺好茶

叶的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誰也想不出适当的譯法。譯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綠蔭，心緒漸靜，慢慢地听到高树上的蝉鳴，这样地約有一个月。不久我便带着草稿到厦門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沒有工夫；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也有“学者”。于是又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沒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闊，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

荷兰海边的沙岡風景，单就本書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我这楼外却不同：滿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蟹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漸漸知道这虽然沈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节节敗退，我实未尝淪亡。只是不見“火云”，时簷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譯稿的时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开手，稍加修正，并且誊清，月底才完，費时又一个月。

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現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别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难，也无从商酌或爭論了。倘有誤譯，負責自然由我。加以虽然沈默的都市，而时有偵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因此执笔又时时流于草率。务欲直譯，文句也反成蹇涩；欧

文清晰，我的力量实不足以达之。《小約翰》虽如波勒兌蒙德說，所用的是“近于兒童的簡單的語言”，但翻譯起来，却已够感困难，而仍得不如意的結果。例如末尾的紧要而有力的一句：“Und mit seinem Begleiter ging er den frostigen Nachtwinde entgegen, den schweren Weg nach der grossen, finstern Stadt, wo die Menschheit war und ihr Whe.”那下半，被我譯成这样拙劣的“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冗长而且費解，但我别无更好的譯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譯是極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們的悲痛之所在。

动植物的名字也使我感到不少的困难。我的身边只有一本《新独和辞書》，从中查出日本名，再从一本《辞林》里去查中国字。然而查不出的还有二十余，这些的譯成，我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我查考較詳的辞典。但是，我們和自然一向太疏远了，即使查出了見于書上的名，也不知道实物是怎样。菊呀松呀，我們是明白的，紫花地丁便有些模糊，蓮馨花 (Primel) 則連譯者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樣的形色，虽然已經依着字典写下来。有許多是生息在荷兰沙地上的东西，难怪我們不熟悉，但是，例如虫类中的鼠妇 (Kellerassel) 和馬陆 (Lauferkäfer)，我記得在我的故乡是只要翻开一塊湿地上的断砖或碎石来就会遇見的。我們称后一种为“臭婆娘”，因为它渾身發着恶臭；前一种我未曾听

到有人叫过它，似乎在我乡的民間还没有給它定出名字；广州却有：“地猪”。

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譯相反，人物名却意譯，因为它是象征。小鬼头 Wistik 去年商定的是“蓋然”，現因“蓋”者疑詞，稍有不妥，索性擅改作“将知”了。科学研究的冷酷的精灵 Pleuzer 即德譯的 Klauber，本来最好是譯作“挑剔者”，挑謂挑选，剔謂吹求。但自从陈源教授造出“挑剔風潮”这一句妙語以来，我即敬避不用，因为恐怕“閑話”的教导力十分伟大，这譯名也将轟地被解为“挑拨”。以此为学者的別名，則行同刀笔，于是又有重罪了，不如簡直譯作“穿凿”。况且中国之所謂“日凿一窍而‘混沌’死”，也很像他的将約翰从自然中拉开。小姑娘 Robinetta 我久久不解其义，想譯音；本月中旬托江紹原先生設法作最末的查考，几天后就有回信：——

ROBINETTA 一名，韦氏大字典人名录未收入。我因为疑心她与ROBIN是一阴一阳，所以又查 ROBIN，看見下面的解释：——

ROBIN: 是 ROBERT 的亲热的称呼，

而 ROBERT 的本訓是“令名赫赫”(1)

那么，好了，就譯作“荣兄”。

英国的民間傳說里，有叫作 Robin good fellow 的，是一种喜欢恶作剧的妖怪。如果荷兰也有此說，則小姑娘之所以称为 Robinetta 者，大概就和这相关。因为她实在和小約翰开了一个可怕的大玩笑。

《約翰跋忒爾》一名《愛之書》，是《小約翰》的續編，也是結束。我不知道別國可有譯本；但據他同國的波勒兌蒙德說，則“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詩，其中并非叙述或描写，而是号哭和欢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原譯本上賈赫博士的序文，虽然所說的关于本書并不多，但可以略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荷兰文学的大概，所以就譯出了。此外我还將兩篇文字作为附录。一即本書作者拂來特力克望藹覃的評傳，載在《文学的反响》一卷二十一期上的。評傳的作者波勒兌蒙德，是那时荷兰著名的詩人，賈赫的序文上就說及他，但于他的詩頗致不滿。他的文字也奇特，使我譯得很有些害怕，想中止了，但因为究竟可以知道一点望藹覃的那时为止的經歷和作品，便索性將它譯完，算是一种徒劳的工作。末一篇是我的关于翻譯动植物名的小記，沒有多大关系的。

評傳所講以外及以后的作者的事情，我一点不知道。仅隱約还记得欧洲大战的时候，精神底劳动者们有一篇反对战争的宣言，中国也曾譯載在《新青年》上，其中确有一个他的署名。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
魯迅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記。

原 序

在我所譯的科貝路斯的《运命》(Couperus' Noodlot)出版后不数月，能給現代荷兰文学的第二种作品以一篇导言，公之于世，这是我所欢喜的。在德国迄今对于荷兰的少年文学的漠視，似乎逐渐消灭，且以正当的尊重和深的同情的地位，給与这較之其他民族的文学，所获并不更少的荷兰文学了。

人們于荷兰的著作，只給以仅少的注重，而一面于凡有从法国，俄国，北欧来的一切，則热烈地向往，最先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久已習慣了的成見。自从十七世紀前叶，那伟大的詩人英雄約瑟望覃蓬兌勒(Joost van den Bondel, 1587—1679)以他的圓滿的表现，获得荷兰文学的花期之后，荷兰的文学底發达便入于靜止状态，这在时光的流駛里，其意义即与长久的退化相同了。凡荷兰人的可駭的保守的精神，旧習的拘泥，得意的自滿，因而对于进步的完全的漠視，永不願有所动摇——这些都忠实地在文学上反映出来，也便将她做成了一個无聊的文学。他們的講道德和教导的苦吟的橫溢，不可忍受的寬泛，溫暖和深入的心声的全缺，荷兰文学是久为站在Mynheer和Mevrouw